

那年中秋月最圆

□郝洪山

“皓月再当空，中秋又一年。”或许与年龄或经历有关，在如今名目繁多、中西结合的大小节日里，我依然对传统节日情有独钟。随着年龄增长，在这些传统佳节中，我对中秋节更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若是从物质意义上讲，现在中秋节是当年无法相比的。然而，我对小时候那些虽简朴却其情浓浓其乐融融的中秋节，充满了眷恋。

记得我家门前有一棵很大的葡萄树，葡萄树下装满的不仅我所有的童年记忆，在当年左邻右舍的小伙伴的记忆里，这棵葡萄树也同样难忘。那些年我们在这里做游戏、捉迷藏，在这里愉快地追逐打闹，在这里开心地调皮捣蛋。每年中秋，父母总要叮嘱我们把刚刚采摘的新鲜葡萄送给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是鹤壁这个新建城市大干快上的起步时期。作为这个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我们的父辈全身心扑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上，每天不是下矿井就是到农村，家里、大院子里就剩下我们这些留守的孩子和照顾我们的老人。每年也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全家好好团聚。所以，每年的中秋节便成了孩子们盼望和开心的节日之一。

还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前，院里的小伙伴自发地商量，在中秋节给父母们奉献一台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舞台”就在我家的葡萄树下。那天晚上，难得回到家中大人们都坐在了葡萄树下，他们一边聊天儿喝茶，一边看着我们表演节目。那天我们的节目既有舞蹈、表演唱，还有三句半和诗朗诵。那次我表演的节目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所谓的大闹天宫，其实就是乱蹦乱跳和一通跟头乱翻。即便是这样，大人们也看得开怀，笑得前仰后合。看到难得回家的父母能如此开心，我们心里也是满满的幸福与快乐。

有时过中秋节，我们会去剧院里看戏。我特别爱看市豫剧团牛得草叔叔（“七品芝麻官”的扮演者）的演出。但我当时不太喜欢看他的成名作《卷席筒》。因为，小苍娃悲惨的经历和命运，总让我难过很久。那时，我更喜欢看的是牛得草叔叔的《做文章》和《三不愿意》。这两个小戏不仅诙谐、幽默、好玩儿，还能寓教于乐地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

不过，即便是中秋节，我们家也不是经常能团聚的。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繁忙，父母没有办法回家过节。每到这个时候，我经常会与奶奶在中秋夜坐在葡萄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听奶奶给我讲那过去的事情。奶奶最喜欢给我讲的是山东老家。讲父亲当年打鬼子、烧炮楼，讲老家的赶集赶会，讲老家把红薯叫地瓜、把吃晚饭叫喝汤等等。尽管奶奶当时给我讲的那些往事大都是零碎的、散乱的，但我每次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还经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地问问那。就是当年奶奶告诉我的一切，形成了我至今对父亲和老家的认识与了解。

后来，我们搬了家。不久，那棵葡萄树也不在了。再后来，我就到新疆当了兵。我这一当兵就当到了退休，在新疆一待就待了一辈子。如果说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新疆人也不过。然而，在这边关明月、天各一方的40多个中秋月圆时，尤其是我的父母陆续离我而去以后，在每年的中秋之夜，我对家乡、对亲人、对父母更充满了越来越强烈的思念。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现在很多人在过中秋节时都有了今非昔比的富足，已经三代同堂的我更是沉浸在其融融、含怡弄孙的幸福甜蜜之中。但有时候，越在幸福之中，人们越会萌生强烈的牵挂与思念。尽管这种牵挂与思念早已不再是前从前的很苦很苦，而是今天在牵挂与思念中的很甜很甜了。或许也正因此如此，每到中秋佳节之时，我总是会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岁月悠悠故亲在，那年中秋月最圆”的思念与感怀。

长风中路——鹤壁的“王府井”



长风中路与红旗街交叉口西北角地王广场一隅 苗振芳 摄

□刘文忠 苗振芳

鹤壁人，几乎没有不知道长风路路的。它是一条贯穿山城区南北的主干道。

据《鹤壁市志》记载：长风路建于1958年，北起中山路口，南至鹤壁矿业局八矿风井，分为长风北路（汤河桥至中山路）、长风南路（小庄桥至八矿风井）和长风中路（汤河桥至小庄桥）3段，全长9399.9米。其中，南北两端连接楼、中山两个城市片区，长风中路则承担着城区街道的功能。

长风中路位于老城区中心，交会东

西、通达南北，地理位置独特。鹤壁建市之初就把这条街规划为商业街：

1958年，青年烟门市部建成于长风路路和红旗街交会处红旗广场东北角。

1959年1月，红旗电影院在红旗广场西北角落成；4月，鹤壁饭店在长风中路建成；9月，长风路浴池建成开业（1968年底迁至长风路与红旗街交叉口东北侧，改名东风浴池）；10月，鹤壁市第一家国营照相馆在鹤壁饭店门面楼北头成立。

与此同时，百货大楼、理发店、副食品店、蔬菜门市部等商业服务设施纷纷建成，这条街越来越繁华，商

业气息越来越浓，可谓鹤壁的“王府井大街”。

如今，这里更是高楼林立，400余家店铺密密匝匝，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称得上“一街走遍，应有尽有”；在日用百货方面，有百货大楼、红旗商场、地下商场；在家电方面，有物资展销大楼、长虹大楼；在大型购物方面，有地王广场、百姓量贩；在高档酒店方面，有宝马宾馆；在特色饭店方面，有民族饭店和汤河桥合罗面馆等。

在众多商业服务设施中，不得不说说规模大、历史悠久的宝马宾馆和现代化的地王广场。

宝马宾馆前身为鹤壁饭店，始建于1959年4月。当时正值鹤壁建市两周年，作为国家新兴的煤炭生产基地，鹤壁处在大建设、快发展阶段，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面。为推动全国煤炭事业发展，煤炭工业部、全国煤矿工会决定在我市召开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全国各地煤炭管理局的局长和总工程师500多人要参加会议。为此，我市修建了鹤壁饭店。

1962年，鹤壁饭店改名为市交际处，隶属于中共鹤壁市委，是我市接待客人及举行大型活动的重要场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名为鹤壁宾馆。2000年，鹤壁宾馆改制为宝马宾馆，隶属鹤壁宝马集团，建筑面积达2.7万平方米，营业楼4幢，能同时接待300多人住宿，集餐饮、住宿和休闲于一体，是山城区唯一的三星级旅游饭店、河南省优秀星级饭店。

地王广场位于红旗广场西北角，2006年建成。该项目投资1.1亿多元，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万多平方米。2007年8月，地王广场6个区的临街商铺陆续开业，国内外100多个饮食、服装、珠宝、日化等行业的知名品牌先后签约入驻，从业人员1500余名。其中，2008年8月，联华百货入驻；2010年6月，全国商业零售骨干企业、

位列全国商业20强的山东银座集团整体收购联华地王百货。2011年1月，鹤壁银座商城开业，总投资1.4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经营品种涵盖八大类、1万多个品种，是我市经营品种全、购物环境好、营业面积大的理想购物场所之一。

长风中路的繁荣辐射带动了汤河街、奔流街和朝阳街的商贸发展，形成了汤河桥农贸市场、奔流街市场和小庄菜市场等一批市场。奔流街春雷路至长风路路段的工业品市场和奔流街长风路附近居民自发形成的农产品贸易集散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管理逐步规范，市场内有各式干菜、蔬菜、水果、肉类和活禽等，品种齐全，货源充足。每逢节假日，市场里更是人头攒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市场被餐饮业市替代，成为人们品尝小吃、相聚小酌的好去处。

长风中路，鹤壁的“王府井”大街如今繁华依旧。



疑古之风与纣都朝歌问题



淇县纣王殿风光 燕昭安 摄

□燕昭安

作为在位52年又颇具个性的帝王，殷纣王留下了令许多史学家非常感兴

趣的史实、典故，这些史实典故又无一不与朝歌联系在一起。比如殷末的《朝歌》之乐，微子出走，箕子佯狂，比干剖心，武王伐纣，牧野之战，鹿台自焚等等。

牧野之战的地点在朝歌城南40公里，武王伐纣打到朝歌就宣布胜利，并掠夺了商朝的九鼎神器班师回去了，这是诸多史料记载并有文物可考的。如果朝歌不是纣都，怎么会打下朝歌就宣布五百年大商帝国的终结呢？

周武王伐纣后，把在朝歌居住的所谓殷顽民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统治。但他不放心，把朝歌以北的地方封作邶，以东封作卫，以南封作鄘。周武王让他的兄弟霍叔、管叔、蔡叔分别封到这三地来监视武庚禄父所在的朝歌。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诗经》中的《邶风》《卫风》《鄘风》便是这些地方的民歌，而这些诗歌中有许多歌颂“洙乡”“淇水”的诗句。如果朝歌不是纣都，那么所谓殷顽民、所谓三监统统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西周至春秋中期，朝歌做卫国国都383年，这是历史记载非常详尽并有卫国古城墙、卫墓出土的青铜器“沫司徒簋”的铭文等文物佐证，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卫国就是建立在原商都。

有一些学者因为《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不徙都”这一句话，怀疑朝歌为殷末帝都。殷纣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国悠久的历史，从殷纣王开始愈加丰富绚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

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

民国初年，我国历史学界有一股疑古之风，个别极端的疑古派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一概怀疑、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对新的考古发现随意发挥想象，以颠覆定论为能事。其实，中国古代学者有着优秀的传统，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是对得起文人的良心的，特别是史官，讲究所谓的史德、功利心比近代、当代学者要少得多。事实证明，许多疑古之风推翻的历史定论，后来又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观点。疑古派对司马迁不相信了，汉书不信了，后来马王堆、汉简等等文物的新发现，又反过来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又如《尉繚子》一书，被怀疑为伪书，

结果后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残简出土，证实了《尉繚子》的真相，伪书之说不自破。还有姜太公的《六韬》等等，也均如此。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这样讲：“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破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将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说：“其实，他（指疑古派）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认清纣都朝歌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历史文献和现有文物考古发现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田野考古勘察的工作力度。近些年，对帝辛在朝歌做都城，在先秦史学界的争议在逐渐缩小，逐渐重新达成纣都朝歌的共识。

方圆墨香

□田浩东

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嗅着午后阳光的芬芳，我的手中紧握着一支钢笔，随着遒劲的一捺如仙人鬓发般飘逸在纸上，时间仿佛凝固了，世界都变得恬淡而静谧。书法，就是这样一种陶冶情操的艺术。而书写的过程则可以带动情绪，那可欲可散的笔锋，可轻可重的笔触，可疾可徐的速度以及随之出现的千变万化的美妙线条，都给人极美的视觉享受。

在方圆宫学习书法是一段往事。读小学一年级的时，我来到方圆宫书法室，那满目的书法作品让我刹那间倾心。看着石璞老师给同学们示范写字，我感觉到石老师的字朴实无华却行云流水，潇洒肆意如仙人般率性。再看同学们写的字，无论硬笔还是毛笔，都是那样规矩于心、方圆于形。顿时心中激情澎湃，我也欲为书法而狂。转过头，坚定地对我说：“我也要学书法，我相信我会和大家写得一样好！”

从此，我踏上了追寻书法的漫漫长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沉醉其中，每次上课很认真，很投入地学，为了一个字，我有时会练数十遍，愈练愈静，愈练愈久。

一年后，随着技法的娴熟，练习书法的热情慢慢冷了下来，我开始觉得一节课时间咋那么长、一个字为啥要练那么多遍，书法大家写得那么好应该是天赋，而我没有那样的天赋。

一次，我拿着作业本请老师批阅。石老师在本子上写下：“要写好字，心必

须静下来。抛去浮躁，认真对待你所写的每一个字。”看着那刚健的字迹，我回想起老师曾说的“比以前有进步了，特别是这个字，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还需要改进……”我仿佛看到了老师对书法的热情、对教育的追求，我又想起了最初自己对书法的憧憬与向往。我惭愧了，怎么冷却了那颗对书法的炽热的心呢？这时，石老师来到我的身旁，握着我拿笔的手，开始对我进行指导：“这个字这样写，一笔下来，不要松手；这个地方用力，最后甩出去！”

这些镜头仿佛历历在目，我十分欣慰自己遇到了书法领路人，是石璞老师带我踏上了追寻书法之梦的路。

读初中时尽管学业繁重，但我学书法的热情丝毫没减。我坚持练习，作业本、练习册、课本，甚至考试的答题卡都是我练字的地方。试卷上漂亮的字体，能清晰地把我的思路向阅卷老师呈现，让老师清楚我的答案。

如今，带着心智的逐步成熟和还算满意的学业成绩，我就要踏入高中课堂了。蓦然回首，驻足思忖，九年义务教育里融于我血液、伴随我心的，是那早年植于幼小心灵中的书法艺术！而今，重新翻阅先生写的字，或遒劲或婉转，或如矫健的勇士，或如窈窕的淑女，或如北风入关深沉冷峻，或如春风拂面繁花似锦……感谢它们，给了我一颗沉稳、冷静的心，更给予了我永不放弃、执着向前的勇气。

追寻书法的梦还在继续，方圆的墨香也将飘向更远的方圆！



本栏图片由李宏庆、张宁提供



副刊之
微信公众河之洲



电话: 0392-3221776
电子邮箱: hrbhzhzhou@163.com